

01

临界·高科技罪案调查



飞驰的灵魂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01

临界·高科技罪案调查



飞驰的灵魂

郑军
著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临界·高科技罪案调查·飞驰的灵魂 / 郑军著. —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682-6500-3

I. ①临… II. ①郑…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2237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华骏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 7.25

字 数 / 105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2.80 元

责任编辑 / 闫风华

文案编辑 / 闫风华

责任校对 / 杜 枝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法律总像乌龟一样爬在现实后面，
而科技却跑得像猎豹那样快。

目
录
◇

001	第一章 理工男
025	第二章 暴力本能
049	第三章 超人制造者
065	第四章 旧梦重温
083	第五章 极速
105	第六章 迷雾重重
139	第七章 和他在一起
155	第八章 首次出击
171	第九章 爱入穹颅
203	第十章 烈焰！
220	本集说明



第一章 理工男

“你不能在这儿吃东西！”

杨真吓了一跳，赶紧从实验台边站起来。眼前这个男孩……不，这个男人身材单薄，溜肩膀，背微驼，头发像乱草，稀稀拉拉的胡子可能从来没刮过。

他是谁？凭什么这样讲话？室友林慧娟抽了下杨真的衣襟，耳语道：“实验课教师……”

实验指导教师李文涛，刚刚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李文涛不光语气生硬，还当着一群同学的面用手指点杨真，仿佛在盗窃现场抓了现行犯。杨真拿起泡面用的碗，争辩道：“老师，我没用实验工具吃东西。”

“那也不行，在实验室这个地方不能吃、不能喝，什么都不能入口。”

太夸张了吧？除了醋酸和甲醛的混合气味让人略倒胃口，杨真觉不出这里有什么危险。李文涛举起一只烧杯，招呼全体同学听他训话。

“你们有个师姐用它冲速溶咖啡，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她上一节课的学生用那个杯子装氯化钡溶液，没洗干

净。那东西不到一克就能致死！”

天，这里真死过人？看来在这里不许吃东西不是干巴巴的实验室守则。同学们一听，七嘴八舌地问其中的细节。那位师姐送医院了吗？接受了什么治疗？去世前挨了多久？唯独杨真注意到李文涛说话时眼眶湿润，声音哽咽，这触动了她内心里最柔软的部分。

“所以，重点不是吃不吃，而是培养在实验室里面的好习惯。”李文涛不是在强调纪律，他是……他是……他是要掏一颗心给大家看，而且不管别人在不在意，“进实验室就把嘴紧闭，对周围的一切建立起敬畏，这才是重点！”

那天做分组实验，杨真从没那么仔细过。而且只要李文涛一讲话，不管是不是来指导她们这组，杨真都要停下来，听听他在说什么。妈妈讲得有道理，年轻人都喜欢放荡不羁的性格，但只有能欣赏严谨踏实的人才算成熟了起来。

那天的杨真满了十八岁，再早几年，她就认为自己应该算成年人。所以，这个看上去比她大不了多少的娃娃老师，还有他的专注和执着立刻俘虏了她的眼球、她的注意力、她的心神。

小李老师不负责讲课，只负责管理实验室。接触几

次后杨真就发现，李老师博古通今，专业领域里没他不知道的事情，比那些照本宣科的老师强得多。李文涛有个本事尤其让她印象深刻，那就是他能在大脑模型上准确指出一百多个定位点。爸爸能认出一千颗星星，李文涛这个本事更绝，毕竟人脑只有巴掌大小。

杨真就读实验心理学专业，实验当然是基本功。她经常会在同学逛街的时候来到实验室，站在瓶瓶罐罐中间向小李老师请教问题。没有别的女孩喜欢这种实验室，里面有太多恶心的东西：一颗连着脊髓神经的脑，几片大腿的横截面标本，一个小男孩的尸体，带着枪眼的头盖骨。中枪后，人没有立即死亡，反而活了很久；脑部受到创伤后，人还能存活下来，这些秘密就放在标本瓶里。

这里不是医学院，标本不够多，只向学生展示，不能动手解剖。所以直到杨真入学一年后，这些标本都还摆在原位。一来二去，她已经把它们当成朋友了。

最初，李文涛没想起来他还训斥过杨真，只把她看成一个勤奋好学的新生。他允许她在标本瓶间浏览、翻看神经系统挂图、在显微镜下观察神经元标本，还把宝贵的尸体拿出来让她用镊子翻开皮肤，寻找神经组织。

除了这间生理解剖学实验室外，李文涛还要管学院的心理实验室。这天上午做“注意分配实验”，仪器不够，杨真没排上。下午她自己找到李文涛，想来补做一下。

“正好，咱们一起修吧。”李文涛指着桌上的零件和打开的机壳说。这是一台双手调节器，是做注意分配实验的专用仪器。“学院本来有六台，坏了一台，所以课上不够用。”

“李老师，您要亲自修吗？叫厂家来个人不就行了？”

“这些科学的产物，只有亲自摸过、拆过、装过、毁过，你才不会害怕它。”李文涛抓过椅子，示意杨真坐下，“尤其你们女生，一看见元件、线路就头疼，更有必要多动手了。”

“那我把它弄坏了，算谁的？”

“当然算我的，难道你还有工资可以扣？”

杨真永远会记得，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开玩笑。她坐下来，在李文涛的指导下摆弄线路板。因为是女孩子，才要多练练修仪器设备？另外一个理工男也这么说过，为什么他们都这么想？

实验室去得越来越勤，杨真免不了被同学们说三道四。

“心理学有什么难的，背背课本就不会挂科。老师又没安排，加做什么实验啊。”

“咱们这里不是艺术院校，男生奇缺，你干吗找颜值这么低的老男人？”

听到这类声音，杨真总是笑而不答。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很难让别人也明白。妈妈说过，解释不清就干脆别开口。对，就让她们说吧。

第一年，杨真成了班上的学霸。基础心理学、生理解剖、数理统计都考了最高分。第二学年，除了正式的实验课，杨真却再也不去实验室了。终于有一天，李文涛在走廊上叫住杨真，问她为什么不去做实验。

杨真的脸色很难看，她拼命要做好一件事，也确实做得很好，但这份努力突然变得毫无意义。

“不回答没关系，我只是好奇。就是我在这里读本科时，女生里也没有谁像你这么勤奋。我很好奇，你这样究竟为了什么。”

忽然间，杨真特别想找个人倾诉。如果眼前这个人都不明白，天底下就没人能理解她的痛苦了。于是，杨真跟

着他走进实验室，坐在反应时测定仪、调速混色轮和电控动景盘之间，讲了自己的故事。

高考之后，杨真将报考的志愿告诉了家长。父亲大发雷霆：“一个理科生，考了这么高的分数，为什么选择心理学？那就是卖狗皮膏药的专业。你是不是怕功课难，才想挑个容易混的学科？”

当然，父女二人早有积怨，这只算一根导火索。“所以我就想学好专业课，向父亲证明自己不是要偷懒。这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了解人心，一点不比了解天上的星星更容易。”

“你爸搞什么专业？”

“行星科学。”

“我为什么高大上的专业。他们不也是对着天文照片胡猜乱想？除了陨石，天文学哪有什么东西可以证实。”李文涛撇撇嘴，“以后他再挖苦你，你就这么回答他——物质科学没什么前途了，生命科学才是未来！”

仔细想想，父亲也有为女儿骄傲的时候。那年刚上高二，杨真回到家，父亲杨永泉正和同事聊天。客人顺便问了一句，你家孩子读文科还是理科？杨永泉骄傲地回

答，我女儿这么聪明，当然读理科，想混日子的学生才选文科。

所以，杨真知道父亲的反应为什么那样强烈。心理学算什么科学，他要把女儿培养成未来的吴健雄，这个目标被女儿自己毁灭了。他们争了几天，吵了多次，杨真就是不肯妥协！

她的父母之间也是冷战多年，怕影响孩子的学业，硬撑着没离婚。高考过去了，再没有外因约束了，两人终于在刚过去的夏天分了手。杨真已经成年，不用挑监护人，但是坚决和母亲一起生活。

杨永泉从家里搬走那天，杨真从父亲的眼神里看到了解脱。他很高兴，从心里高兴。他不仅不爱妈妈，也讨厌女儿，他终于不用和两个低能人守在一起了！

“李老师，你知道吗？那天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怜悯。瞧，这就是他智商欠费的女儿，只能读心理学这么幼稚的学科。我想批他、驳他，可他根本不给我机会。”

终于没忍住，杨真把脸埋在手掌里，呜呜地哭起来。除了妈妈，还有人能理解这种委屈吗？这半天，李文涛一直陪着杨真，琢磨着怎么劝慰这个女孩子。这活他可从来

没干过。该说什么呢？没关系，人要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能生活在他人的眼光下……就讲这些没营养的“鸡汤”文？这也是心理学家该说的话？

杨真哭够了，抬起挂着泪水的脸庞，李文涛也终于把话组织清楚了。“就是说，你拼命学习一年，只是想向他证明，你和他的智商在一个水平线上？”

杨真点点头。

“那又怎么样？你爸拿过诺贝尔奖？”

“貌似搞天文学的人拿不了这个奖。”

“中国那个邵逸夫天文学奖，他拿过吗？”

“答案你知道的……”

“都没拿过，那他是天文学界什么大腕吗？”

父亲在天文学界算什么角色，杨真根本不知道，只知道他在副教授位置上待了很多年都混不上去。

“我看你的智商真有点欠费。”李文涛指指墙上的画像——冯特、巴甫洛夫、华生、斯金纳，心理学界前辈排成一行，注视着他们。

“这些大师奋斗了一辈子，只是为向他们的父母证明自己不算傻？”

杨真的智商不欠费，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很快，实验室又成了他们的二人世界，杨真恢复成那个勤学好问的学生。有一天做完实验，杨真回忆起他们第一次接触的情形。

“李老师，现在实验室纪律并不好，你怎么却不管了？”

李文涛叹了口气：“我已经搞明白了，他们都是来混文凭的，我又何必为难大家。”

杨真不是来混文凭的，向父亲证明自己的动力，现在连自己都觉得好笑。不过，她又为什么要埋头苦学，考个研究生呢？找一份好工作？像父亲那样，在学术台阶上一层层地往上爬？

这不是她的理想！

“要做科学家？当然应该。不过你得做个有人味的科学家。”这是几年前选择理科时，母亲卢红雅对她说的。在三个人的家庭里面，她一直在努力抵消丈夫对女儿的不良影响。她告诉女儿不光要学习好，还要善解人意，懂得关心别人，要会社交，懂文艺。甚至，也要适当打扮一下自己。

所以杨真在女生圈里一直很吃香，还是两三个学生社团的骨干。她能和女孩们一起疯，能飚歌，能绘画，能演

话剧，知道什么牌子的面膜补水效果更好。几个女孩站在一起，其他人立刻变成她的陪衬。

不过，没人能代替实验室那个年轻的李老师。因为天天泡在星座和明星八卦这些话题里，杨真很快就会有饥渴感，她要进行有营养的谈话，所以没办法，只好去找那个标准的理工男。李文涛不会背诗、弹琴，不会讨女孩喜欢，但他能在她面前推开一扇窗，帮她看到深远的世界。他有一个飞驰的灵魂，能带着她上天入地。

“那些问卷量表都是笑话，当年前辈发明这些工具来研究心理，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视频采集手段。”

“统计学你考好就行了，将来进入大数据时代，不管几千万、几亿人，行为数据都能实时全景收集到。什么零点调查之类都得破产。”

“记住，人脑是心灵的根本，一切秘密都在那里面。”

“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不，科学不是第一，是唯一。社会上之所以还有很多人干别的职业，只是因为科学还发展得不够！”

.....

讲到学术话题，杨真只有听的份儿。这和老师们在课

堂上讲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循规蹈矩与大胆出格，年轻人喜欢听哪种？那还用问吗？

甚至，杨真喜欢看小李老师面对仪器时那种投入的神情。一个人和他心爱的事业融在一起，那时的他最有神韵，连欠梳理的头发都显得很有型。

和这个人在一起，杨真能够把思想投射到六合八荒。有一次谈得脑洞大开，杨真问他：“将来能不能制造一种微型仪器，植入动物大脑，控制它们的行为？”

“肯定会实现，但现在还差得远！”李文涛捏起一只细小的实验电极说道，“用它在脑部搞定位研究，就像在世界地图上指出一个村子。要实现你那个目标，微电极应该比这个再细上一百倍……不，一万倍！”

那根电极和针灸用的针差不多粗，看上去像根长长的毛刺。杨真想不出什么样的电极能比它细上一万倍。

相处越久，杨真越能感受到李文涛的孤独，他也有太多的话闷在心里，无处倾诉。“你怎么没跟其他老师一起搞课题？要不你自己申请一个？我觉得你的思路比他们都开阔。”

李文涛愣了半天，胸口不住地起伏着，杨真有点后悔